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李光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晏毅復 黃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達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

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

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
草駁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讐
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
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
為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
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
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
不先自己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柩歸葬故鄉既空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令屯田之法歲之

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
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
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盡為丘井倣古助法
別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
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
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
叢封以獻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

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為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於家子念祖
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
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
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鞠之郡將曰
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
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
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

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
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
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
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
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
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
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
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

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為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勲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懲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

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倅簡法令以息瘡
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
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
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
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為祕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錄帝
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
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

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
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
不荅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
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
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
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
論推其清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

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
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
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
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
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
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
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

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
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
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
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
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
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
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
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

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

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
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
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
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
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
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
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
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

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
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
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
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
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
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
須胡桃文鵝鴨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
安知所謂胡桃文鵝鴨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為太

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
趙令慮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
若令慮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為承宣者不旋踵求為節
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
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
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
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為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彊禦
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勲

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為非是乞速如所請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袁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

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
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
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
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
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
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
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
其弟駕部郎居脩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

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
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炭
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溫州是時檜
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
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
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
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
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

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
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
為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
外集一卷居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卷義辨亦列
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
進士為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
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

會有為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為吏部郎官
左司諫權給事中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
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為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比
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
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
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
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

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為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羸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

蹈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
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
奏召嗣既不可為監司亦不可為守臣居右省兩月論
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為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
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
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為深可畏臣嘗即其言
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
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為事端則

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
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
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
漸以助應天之寶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
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
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為政願
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
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

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既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諮詢為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為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令施廷臣

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
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
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枉羣枉門力為自治自彊
之策既又與燾等司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
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
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
謫昭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
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為開封者必不

如是澄媿謝為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為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閣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

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
州司理叅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
之入為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
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
脩政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頤
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
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

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

檜黨王曠王炳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
合正典刑授諸裔土以禦魑魅令乃任便居住雖陛下
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虐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
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為之從者
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
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既然
則何忌憚而不為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

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
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
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為多乎章凡三上遂
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謫外縮而中邪以巧詐
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名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
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
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
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

破為臣姦膽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
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
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
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
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
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
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
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為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為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為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人舡王珣畫別敕遇風逆水溢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

中瑞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
諭城守不下瑞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
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邇
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
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
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寢廣最時病之大
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瑞曰
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

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為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斡离不粘罕爭功故斡离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皆為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

母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
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
瑀辭改屯田郎官謫瑀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為司封
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
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
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單弱
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瓌

本無兵機今呂頤浩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
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
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
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
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
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
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為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
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
瑀曰益為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
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
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未幾以言
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
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
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

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為陛下盡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劙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為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為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

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為論語
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
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為譏已逐興祖魏
安行鋟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
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
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
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

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議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文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弗辯求獄祠歸歷郢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

闡聞名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遷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

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擣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州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為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府，帝妙選官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

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即位

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單需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
為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襄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
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
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
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
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
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

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
官闈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闈笑
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
真拜工部侍郎闈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
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
浚為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闈闈請受其降俄
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闈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
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闈

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贊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帝再三嘉獎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

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柰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
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
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
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
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為客
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
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贊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
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

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廼除顯謨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陞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
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
陛下母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
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
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狹敵要君力
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
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

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
右史銓張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
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令姓後復避宣祖廟諱
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提舉利
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譖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
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
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

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
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祕
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
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
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
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
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
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

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溫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椿錢用之已乃自効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

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皷

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榷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狐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溫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

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達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家於資州達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達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

舉王曠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達
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征
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
私謁檜意愈恨達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
之句檜見之怒曰達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達曰館中
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
百金為助達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達往謝達
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達著作

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官祕省起居惟達一人帝屢目達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達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納勿以微賤為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庚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達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

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
不附者惟卿一人達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
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
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
盡公考閱以革舊獎遂得王十朋閩安中始達未出貢
闈蔣璡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璡交結希進還
之帝怒罷次膺付達書讀達不可璡以此出知蘇州次
膺仍得次對達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

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鄰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為矣卒年四十一帝

為之欷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達一人。而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達文章似蘇軾，故稱為小東坡。未及用而達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

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
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
趙達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信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考證

張闡傳靈壁縣○一本作靈壁虹縣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脩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脩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

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
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
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畧曰人主戡
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
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
非在我之誠有未脩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
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
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

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旨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
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
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勲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
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
可任用者徃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
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
諸帥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
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鄆瓊之變七年

張滉特賜進士出身滉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陞下方與浚圖畱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滉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為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臣苟有所見

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
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
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
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
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徃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
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
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
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

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
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為將
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
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
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
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
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
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

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
闕不能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
鄆瓊雖叛實為偽齊癥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
躬履艱難側身脩行布德立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
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祸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
脩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
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必無信之可
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

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
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
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
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
乃若畧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
金而臣事之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
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為彼所給方且
熟議必非詐偽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

人盡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
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
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
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
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
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
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
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為侍御史司

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為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

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
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
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
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
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
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至
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
恃以爲心腹信之如蓍龜今其爲言自己二三事之端

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
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讐加禮其
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
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
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辭則包藏
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塲自治自彊以俟天時何
為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
鮮體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

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
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
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議
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
北扉闕人欲以公為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
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
命判大宗正士儂與燾偕行且命脩奉令荆湖帥臣岳
飛濟其後燾與士儂道武昌出蔡穎河南百姓懼迎夾

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兆壽等入栢城披鉏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顧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

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持父矣伏望脩
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
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
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燾
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畧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
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
足恠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
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

初癡人情恂恂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
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
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
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
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瓊部伍皆西陲
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
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
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

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
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
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
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
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
陞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剥之去朝廷遠無所
赴憇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
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

罷後効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為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脩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為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

陵積歲貢內庫錢帛鉅萬悉為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
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燾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
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無侍讀以衰疾力
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為嗣顯
仁皇后意未欲遲回又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燾
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此
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土
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

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
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早
為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
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醑
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
庫酷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
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
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大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

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
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
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
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挺入辭詔肩輿
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為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
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
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燾外和內剛
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於天士論歎
然泊繳駿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蔭
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
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奉檜死乃召為校書郎歷
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
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

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
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
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
為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為諫官充
賀金生辰使還為祕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
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為計上
瞿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
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

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為言又不聽遂請
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
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計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
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
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
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
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為御
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

匿中獨晏然比敵退惟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
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
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實未葬而
可遽作樂乎事竟寢無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
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
讀羣小相與媒蘖中罷去尹檮希意詆中為張浚黨乾
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英殿脩撰致仕進敷
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

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
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
以山陵為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
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
乃陳十要道以為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
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畧考
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
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
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
志也其為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
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
為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為戒淳熙七年八
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

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
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於高宗召對
道夫奏願脩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
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
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
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
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
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

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
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
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
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
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擢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
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為緩從陸起丁
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

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
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
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
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
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
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
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
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

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於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無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間有名臣願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濁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傳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之為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閩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

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為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駱科起枷之宜章枷桂皆湏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閒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黃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幾詰

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斲鞅牽裾還笏若賣直于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鬚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脩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

權禮部侍郎兄林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人以為榮
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韙其言
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贊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
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
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
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脩撰又三年升敷
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
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

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
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
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
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
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
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
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
子逮為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

清幾三仕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
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
從胡安國遊其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
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
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擅垣草制

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
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
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
子監復為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即位除顯謨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
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
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畧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
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

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
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
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
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
不得高枕而卧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
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為刑
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於
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

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聴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

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
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
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畧曰但當脩
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
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
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
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
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

亡檜豐然會樞密編脩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
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
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為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
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士大夫
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
復祕閣脩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
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於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學
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窯砦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

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閣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鄆瓊叛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

帝駐蹕建康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啟敵心因薦劉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腹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玠功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汭奏事濤察汭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草詔汭持以徃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

史館脩撰重脩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
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
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己便民憂勤宗社疎遠外家古
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
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
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
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
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

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蘖
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脩徽
宗寶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為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
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
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
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
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
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

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畧不畏避二
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
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
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
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五
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
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文閑
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雁

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大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

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脩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脩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术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闔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

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
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
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
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
安已不可得况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
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
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
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

嚴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
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
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效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
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
孔艱宜以宗社為心不宜於內倅細故更勤聖慮事雖
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
遜與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
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

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
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樞密院編脩官胡銓
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
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
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
為然詔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
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
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

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二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伴

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
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
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
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
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
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
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
歲元末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

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

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為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脩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鐸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為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鐸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郢州召為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

守之策命彌大為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
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
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
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
師中之師為腹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
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
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
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為將戍崤澠間以遏敵

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糺兵勤王
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
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
縕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
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
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
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
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

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為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免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為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

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
知張浚憂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
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
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沒無怨
懃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